

我家过上“新常态”生活

家幽默

据《经济日报》评论员阐释：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巧合的是，我家在2014年生活也有了不小变化，完全可以用“新常态”来定位。

去年以前，我和妻子在离家十几公里的航天城上班，每天早上7点半坐班车去单位，中午12点在单位食堂吃饭，下午5点半下班再乘班车回家。路上不堵车需半个小时。属于我们的生活，除节假日外，只有灯火和烟火时光。邻居参加社区里时尚的广场舞，妻子只能垂涎；我看到健身房里球类健将的鏖战，也只有羡慕的份。加之，前些年吃喝风盛行，吃请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肚子圆了，“三高”数字越来越接近上限。

去年初，妻子和我相继工作变动，单位离家只有13公里。于是，我们每天早上7时45分出发，一路走着去上班，中午11时30分下班后再走回家。一天下来，来回四趟，每天步行就达5公里。如果兴致好，就夫妻双双下厨房，不想做就在食堂点个营养餐。即使妻子不去跳广场舞，我不去健身房挥汗，一天的运动量也足够消耗吃进去的卡路里。前些日子，妻子参加单位爬山比赛，竟取得了自己从未想到的好成绩，拿了个二等奖。回家后，妻子笑着说，以后也敢参加田径运动会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家的“新常态”。去年9月，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离开我们住校生活。从此，我家便成了准空巢家庭。早上，再也不用早起给女儿准备早餐，送她去学校上课；晚上，也不用天天给女儿做饭，陪着她写作业了。特别是妻子，始终看不惯女儿吃饭的挑剔、写作业的“三心二意”。女儿上大学后，我和妻子不仅没有再发生家庭战争，而且变得像新恋人，彼此关心着冷暖，照顾着各自的爱好。妻子与女儿的关系也更亲密了，每个周末女儿回家，两人聊个没完，平常还常打电话聊天。

这就是我家的“新常态”，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写照。（其文）



资料图片（图文无关）

◆张三家住10楼。这几天，电梯坏了。张三懒得做饭，也懒得下楼，就叫了肯德基外卖。结果连续两天，都是同一个人送来的。第三天，还是这个人上门送外卖。只见他倚着门框，喘着粗气说：“大哥，明天别点肯德基了，麦当劳出新品了，你试试吧！”

◆123路公交车上，一学生上车，射频卡发出“嘟！学生卡”。一老人上车，“嘟！老人卡”。接着，一农民大伯上车，把手放近射频器，自己的嘴里念念有词：“嘟！农民卡”。

◆爷爷超级爱看抗战片，而且每次都放得声音很大，机枪扫射声、“冲”、“杀”的喊声此起彼伏。一天中午，我在厨房喊“爷爷吃饭啦！”只听见屋子里传出：“何连长你挺住，我先吃饭了，挺住！”

◆“老板你过来看下。”“怎么？”“瞅你这是什么烂玩意儿，没子还卖那么贵！”“这样才符合现在的流行趋势啊，看现在的木瓜、西瓜都是没有子的。”“那你卖给我的瓜子没有子是什么意思？”

◆爷爷年满花甲要做60大寿。孙子好奇地问：“为什么把60岁叫做花甲呢？”爷爷说：“这样叫吉利。”

过了两天孙子语文考试，爷爷问他考了多少分，孙子回答：“大吉大利，考了一个花甲！”（晚宗）

《我爱我家》征稿邮箱
lsc@pdsxww.com

●纪实连载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6)

■文/何建明

血染双“十二”

这一天是12月12日。松井石根对最后进攻南京城的军事部署与军事命令，是在12月12日的前五天就制定好并正式发出了。我们现在有机会从当年日军留下来的军事档案中查阅到这份军事命令：

一、两军进至“中方作战第27号”所示一线。准备其后之攻城战。

二、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当局尚残留在城内之情况下，当劝告对方开城以谋求我军和平入城。此时，各师团当首先让抽选出来之步兵一个大队，作为基干部队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作战。

三、若敌之残兵仍负隅顽抗，则以抵达一线之全部炮兵布阵炮击，夺取城墙。

……………

六、各军警备之城门：派遣军：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

第十军：共和门、中华门、水西门

松井石根选择的南京这6座城门，既是进南京的要道，也是中国守军重兵把守的关键军事要地。松井石根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柳川部的第10军。

日第10军最先进攻的是紫金山和雨花台，因为这是通向南京“中华门”的外围屏障，失紫金山、雨花台，便意味着南京城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国守军在此把守了重兵，其中有孙元良的88师和蒋介石身边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最足的“御林军”——教导总队。

12日前，这两个要处，敌我双方已经展开多场生死搏杀。日军先对守军薄弱的麒麟门一带阵地进攻，结果阵地先失。之后敌人集中兵力攻南京紫金山老虎洞阵地，由于该阵地地势明显，炮火容易袭击，因此老虎洞阵地激战一天后，守军主动放弃，退至紫金山第二峰高地。

日军以为中国守军不堪一击，有些得意地直向紫金山第二峰阵地进军，哪知这儿驻扎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教导总队。这支队伍在这一带驻扎已4年，平日天天在此实战练兵，熟悉地形，加之工事牢固，日军首攻惨遭失败，留下一片尸体。

吃了亏的日军，迅速调兵遣将，与守军在紫金山第二峰和西山一带再度展开拉锯式激战，双方死亡俱众，但阵地依然在中国守军手中。久攻不下的日军急了，不断增兵，并调来加农炮穿甲弹直射中国守军阵地，轮番轰炸，又一次次出动战车横扫，还有敢死队三番五次地出击，均被中方打退。11日，又是几番死硬拼，扒去厚厚一层皮的紫金山虽在流血淌泪，但仍然不肯垂下高昂的头颅。

12日拂晓，日军重新调来几个中队的飞机轰炸之后，又从左右两侧向紫金山北侧高地直射重炮……顿时，山峰间火球飞溅，乱石飞扬，一片杀声和叫喊声。

“挺住！兄弟们，只要再挺住几小时，援军便到，我们就能守住紫金山防地……”教导总队第3团团长李开西率最后几十位残部，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团长，援军不会来了！中华门那边听说失守了，我们团处在前后夹击之中，怎么办？”属下向李开西请示。

“我打电话给旅长！”李开西拿起电话，拼命地摇，但就是没人接。

“团长，别打了。旅长他们早溜了……”

“妈的，他们溜了？仗还没打完他们先溜了？”李开西不敢相信，但没人接电话，又没增兵，再看看阵地前后其他友军的乱象，他终于信了，“我的天哪！国军能不败吗？南京啊，我可怜的南京……”李团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他向数百具阵地上战友的尸体磕了三个头后，仓促离开了紫金山北侧的一个阵地。

明日关注：日军尝到了苦头

●小说连载

别对我撒谎

(25)

■文/莉安·莫里亚提

瑞秋找到新证据

《儿子与女儿》开始了，瑞秋在脑中哼唱着主题曲，讶异于自己能轻而易举地回忆起一切。她没想到自己能找到这盘女儿的录像带。她准备按下弹出键，却在伸手前一秒听见珍妮的声音：“开始了吗？”

珍妮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正一脸欢快地盯着镜头。

“珍妮。”瑞秋轻柔地将手放在电视屏幕上。“你离镜头太近了。”电视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瑞秋的手落下了。珍妮坐在一张单人床上，这间屋子瑞秋可从没见过。她把一支铅笔放在嘴边，假装那是麦克风。

“大家晚上好。我是珍妮·克劳利，在特穆拉特为您发回报道。我将为大家采访一位名叫康纳·怀特比的年轻人。”瑞秋屏住呼吸。“怀特比先生，不知道你能不能在镜头前露个面，让我的观众看看你。”

“珍妮。”

“康纳。”珍妮模仿着他的语气。一个体格宽阔的黑发男孩出现在镜头前。他穿着一件蓝黄相间的橄榄球球衣，缓步走来坐在珍妮身旁。他不自然地瞥了镜头一眼，又很快将目光挪开，仿佛预见到珍妮的母亲三十年后会在电视里看见他们。

康纳生着成年男人的身体，却长着一张男孩的脸。瑞秋能听见自己不规律的喘息声，她真想冲进电视里将珍妮拉开。她在那儿干吗呢？她一定是在康纳的卧室里。

“为什么一定要我过来？”康纳的目光转向镜头，“我不能坐在摄像机后头吗？”

“你不能让你的采访对象坐在镜头外。”珍妮回答，“将来我可能得靠这盘录像带应征《新闻六十分》呢。”她对康纳微笑，康纳也报之以微笑：一个不自觉的、迷恋的笑容。

“迷恋”这个词说得一点没错。这男孩为瑞秋的女儿神魂颠倒。“我们只是好朋友，”他

曾这样对警察解释，“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知道她所有的朋友，”瑞秋对警察说，“还知道他们的母亲。”她见到警察正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数年后，当瑞秋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扔掉珍妮的单人床，却在床垫下发现一包避孕药。她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女儿。

“那么康纳先生，和我聊聊你自己吧。”珍妮举起铅笔。

“你想知道些什么？”

“比如，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不知道。”康纳看着珍妮的目光让他显得更加成熟。他将身子前倾，对着铅笔问：“我有女朋友吗？”

“这可不一定。”珍妮用手指绕着自己的马尾辫，“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你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我的意思是，你应该主动打开话题，明白吗？”

珍妮看上去有些犯蠢，开始说个不停。瑞秋眨眨眼。“哦，珍妮，亲爱的，快停下！好好说话。你不能用那样的态度对他讲话！”只有电影中男女青年的调情才是甜蜜美好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让观众不胜折磨。

“天哪，珍妮，如果你仍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意思是……”

康纳站起身。珍妮对他骄傲地一笑，做出像孩子一样的俏皮表情。然而康纳只听见了笑声，他径直走向录像机，用手遮住镜头。

瑞秋伸出手想要阻止他。不，别把机器关掉，别把她从我身边夺走。接下来是满屏雪花，瑞秋的大脑猛地缩回来，像被人扇了一个耳光。

终于有了新证据！“克劳利太太，如果你想起任何事，请随时给我打电话。哪怕是半夜我也不介意。”贝拉赫警官多次对瑞秋说。

瑞秋从未打过电话。而现在，她终于有了可以提供的资料。他们会抓住他，她会坐在法庭上，亲耳听到法官宣判康纳·怀特比有罪。

拨打贝拉赫警官的电话时，瑞秋不耐烦地用脚颠点地，脑中浮现出珍妮微笑的脸。

明日关注：康纳暗生情愫